



江湖秘傳

著子忙

行印局書麗曼

武俠
小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三回

感師恩臨岐空灑淚

動鄉思對酒黯銷魂

話說厲雄雙手捧了那石獅子如同提抱嬰孩一般不費吹灰之力便抱了起來高舉過肩隔了一會兒才慢慢地放將下去依舊放在原處面不紅氣不喘好似沒事人一樣看的人便春雷也以喝起采來厲雄偷眼瞧時原來便是武顯揚家裏的人適才家屏風背後遮遮掩掩的此刻聽說這化子要往後面菜園裏舉那石獅子去了大家還不相信這們一個貌不驚人的化子會舉起七八百斤的東西來所以忍不住便一窩風跟到菜園裏去瞧一個究竟後來見厲雄居然不曾丟臉瞧他模樣兒簡直還遊刃有餘真個是天生神力不在武顯揚之下由不得便大家喝起采來

好一個厲雄。大家不喝。好。他竟覺不着。有人在偷瞧他。大家一喝。采他。一瞧。見有武顯揚的妻女在人叢裏。撐不住。臉上烘烘的一陣熱了。起來。便低垂脖子。把鳳光射在地上。再也休想抬起來。只有武顯揚本來覺得厲雄的本錢十分豐富。此刻又經石獅子那們一試驗。便把自己的理想越發證實了。厲雄不丟臉。也就是替自己掙了口氣。情不自禁的。便拍着厲雄肩胛。笑的眼睛沒了縫。邊便拉了他。肱膊肩並肩地回到前面屋子裏。坐地列位。記着從此厲雄便住在武顯揚家裏。一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武顯揚供給着。一心一意只是學那武藝來。武顯揚因爲自己畢生就祇收了這們一個徒弟。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會拳棒的人死了。就祇巴望有能傳衣鉢的徒弟。所以不厭求詳地將自己生平絕藝指示給厲雄。在教厲雄初步成功的時候。便告訴他說。天分原本錢足的人。氣力是大了。可

是。往。往。容。易。犯。一。個。笨。字。的。弊。病。手。裏。笨。還。可。補。救。脚。裏。却。是。再。也。笨。不。得。的。脚。裏。一。笨。縱。跳。是。不。靈。活。縱。跳。不。靈。活。如。何。上。得。高。頭。因。爲。行。俠。仗。義。之。人。免。不。了。要。在。屋。面。上。做。工。夫。江。湖。上。那。些。翻。牆。越。屋。的。能。手。却。多。數。短。小。精。悍。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倒。不。在。乎。天。分。厚。與。不。厚。本。錢。足。與。不。足。咱。們。師。徒。兩。個。本。錢。是。足。極。了。惟。其。本。錢。足。所。以。不。能。不。求。免。去。笨。字。的。弊。病。咱。如。今。教。你。練。本。領。的。入。門。第。一。步。便。是。從。脚。下。做。工。夫。咧。那。厲。雄。聽。這。一。席。話。聽。的。心。悅。誠。服。忍。不。住。便。問。道。請。問。師。傅。脚。下。的。工。夫。是。怎。生。一。個。練。法。呢。武。顯。揚。道。練。脚。下。的。工。夫。也。有。種。種。不。同。譬。如。移。閃。磚。七。星。椿。九。星。躲。閃。椿。都。是。練。脚。下。的。器。具。而。以。練。梅。花。椿。爲。最。難。人。要。是。站。在。椿。上。脚。底。兒。偏。要。分。出。三。個。都。的。分。來。心。後。跟。前。掌。都。要。站。的。穩。練。的。時。間。愈。久。椿。愈。增。的。多。由。五。根。增。至。十。三。根。由。十。三。根。增。至。二。十。六。

根再多增幾根便是增到百來根也未爲不可不過三十六根謂之天罡梅花椿其實應用上也很有夠的了……武顯揚滔滔不絕地說着厲雄便津津有味地聽着聽完了也就真個在後面菜園裏豎起了梅花椿練將起來列位讀者俗話說的好鐵尺磨繡花針只怕有心人學問一道不論文武只要肯下死勁沒有練不好的武顯揚和厲雄這一對師徒倒真夠得上難師難弟四字武顯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厲雄藝無不習無不精做書的要是真把他師徒倆所練的本領一椿椿列舉起來怕十萬八萬字還寫不盡只得一言表過却說厲雄住在武顯揚家裏朝夕苦練不到少年便練的和武顯揚不相上下不過花無百日好厲雄住在武家吃的穿的都不用愁只管把全副精精注在武藝上更兼武藝一練好身體也跟着結實起來武顯揚又替他添了四季稱身的衣服裝扮起

來也就和王孫公子相差。不遠。回想。從前。風餐露宿。勅封。伸手。大將軍的。時候。真個。是一交。跌在。青雲裏。誰也。想不到。他有。這們。一個。際遇。咧。叵。奈。轉瞬。十年。厲雄。享福。享盡了。平白地。那個。武顯揚。却害。起病。來。原來。練習。武藝。的人。因爲。身體。強壯。平日。裏就。沒有。甚麼。病痛。的。不過。平日。沒病的。人要。是一旦。害起。病來。這病。就決。不是。癰疥。之疾。也許。便在這。病上。送了。性命。武顯揚。非但。因爲。平素。不病。所以。一病。便沉。重異常。而且。他年。紀委。實。差不多。了。大凡人。一到了。老年的。時代。四肢。百體。五臟。六腑。便都。會慢慢。地失。起効用。來。及至。是時候。了。便乘。化歸。盡。雖盧。扁復。生也。無能。爲力。因爲。病可以。延醫。療治。而老。非藥。石所。可挽救。的。這便。叫做。燈盡。油乾。那火。燄兒。自會。漸縮。漸微。以至於。熄滅。武顯揚。也是一。個老。字。送他。上了。閻浮。大路。厲雄。見師傅。死了。他想起。師傅。的原。恩。真個。是重生。父母。免不了。

抱着師傳的屍身。哀哀痛苦起來。列位讀者。武顯揚死了。別人猶可。惟有武顯揚的兒子。却以爲機會到了。原來武顯揚的兒子。見老子素日待厲雄。比待兒子。還要勝上十倍。普通人的眼孔。不免狹窄些。他瞧老子。每年化在厲雄身上的錢。委實不在少數。這十年來。要是把銀子打成厲雄。那們高的人。也打的出來。咧眼睜地瞧老子。積僵的錢。只要老子兩腿一伸。不客氣。便都是咱們小輩的。要是成大棒的。化在厲雄身上。未免太無名目。所以厲雄在自己家裏。簡直如同七石缸的一個漏水洞。般怕的是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列位讀者。武顯揚的兒子。存着這們一個心思。試問武顯揚壽終正寢以後。厲雄如何。再能在武家廝混下去。那武顯揚的兒子。又怕厲雄不覺察自己。在憎厭他。一時間不肯便走他的清秋大路。所以。厲雄抱住死屍。放聲大哭時。也顧不得做兒子的。該照例舉哀。却先自。

指桑罵槐地數說着道。貓哭老鼠。休要假慈悲。咧真種的兒子不哭。那裏來的野種。倒先哭起來。豈不成了香火趕出和尚嗎。哦一來呢。要做給旁人瞧。說野種。這樣孝順足見兒子是個不孝晦氣了。別人替自己撐場面。二來呢。這眼淚。豈是爲了死鬼才掉下來的。無非哭自己的鐵飯碗給砸了。所以像命都不要般。嚎啕個不了。咧。哼。本來那死鬼也是豬油蒙了心。好端端的爲甚麼要從街坊上去弄個花子來一養便養了十年。常言道。籬笆不破野狗就不鑽。不怪野狗怪只籬笆。爲什麼要破。如今籬笆倒坍。野狗便須用趕狗棒。攆出大門啦。列位讀者。大凡習武藝的人。心眼兒最直。如何受的了。這們骯髒氣。這些說話。不免有幾句吹進厲雄的耳朵。也就顧不得師傅陳屍在榻。做徒弟的不克盡禮了。只賭氣起來。離了武家這一來。正中。了武顯揚兒子的下懷。拔掉了眼中釘。差不多連屁股上都。

得笑出兩個酒渦來。當下便喜孜孜的替老子置備後事。買棺成殮。都不在話下。只苦了個厲雄。出得武家大門。只見街坊上人來人往。簡直如因潮水一般。在那裏後浪催開前浪。厲雄一瞧時。不禁證住了。半晌兩條腿。休想動彈。得分毫。你道爲何。原來厲雄一晌吃的穿的都是武顯揚供給。着自己只知道朝夕苦練。不知道甚麼叫做米鹽瑣碎。甚麼叫做生活艱難。如今既是賭氣出了武家。除掉隨身衣服以外。武家的一草一木。是自已不願意帶着走的。不過吃飯飯鋪裏要錢。穿衣衣店裏也不能白送給你。你自己一抱腰包。簡直是身無半文。試問人海茫茫。又到那裏去存身。難不成依舊一根竹竿兒一隻破鉢兒。回到伸手大將軍的本任去。想到這裏。自然呆了。半晌兩條腿。休想挪移半步路了。正在沒主意的時候。猛可裏却有個人在自己肩胛上拍了一下。厲雄抬頭瞧時。依稀認得這人便

是自己在街坊上討飯時的一個同伴叫做王小二的便是那一次在楊家打架記得這王小二也給自己打的頭破血流難得他不念舊今日居然先來招呼咱起來而且瞧他也打扮得衣冠齊楚大概是闊了起來咧自己此刻離了武家正愁缺少朋友幫自己想出個生財之道來這會子天可憐見咱來了個王小二倒不可不敷衍他一番求他指點自己一條明路主意想定也就不敢再使自己那種怪脾氣來忙堆着滿臉的笑道哎喲咱道是誰原來是王二哥十年不見怎麼便闊起來了長袍短褂在街坊上一步三搖人家準定會說你王二哥是一位紳士老爺咧王小二也笑道老弟不用客氣這幾年誰不知道你老弟是爬上了高枝兒在甚麼文家武家練牢什子的本領愚兄倖倖也發了小小的一筆橫財大家都脫離了卑田院這便叫做此一時彼一時咧可憐那一天不記念着

你老弟只因聽人說你老弟是關上大門在家苦練旁人就不容易見你老弟的金面所以便死了那條心今兒居然在街坊上遇着你老弟也是鬼使神差教咱們弟兄倆要敘一敘舊日的交情咧來來來咱們千萬別辜負了今兒的奇遇我們到酒樓上喝他三杯去罷厲雄心中有病自己明白口袋裏只缺少了一樣要是便叨擾王小二呢未免說不過去當下不由得期期艾艾般答道改日我奉邀二哥吧只因小弟今日口袋裏忘記帶了錢鈔王小二把手掌拍在自己胸脯上拍的撲通撲通價怪響道老弟說那裏話來今兒這小東道是愚兄的說罷便死拉活扯定要拉厲雄上酒樓去厲雄情不可却只得和他肩並肩的來到一家叫做太白樓的上了樓梯揀副座頭坐下跑堂的過來請點菜都不在話下剎卽間鷄咧肉咧便擺了一桌子王小二喝一陣笑一陣又胡扯一陣厲雄因爲

有心事在身。所以食不下咽。王小二問他三句。他却祇回答一句。王小二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正色道。老弟。瞧你臉上的氣色。好似有甚麼不得解決的心事。橫梗在胸中。般咱們既是交好一場。不妨請老弟說出來。大家好想法子。免得悶在肚子裏。悶出病來。須不是當要的。厲雄被王小二苦苦盤詰。再也隱瞞不住。便一五一十。把師傅死了自己怎樣不容於師傅的家屬。此刻身無半文。前途茫茫。心裏不是納悶。這些話說說。個備細。王小二聽了。把個指頭直戳到厲雄鼻子上。道。嘖嘖嘖。虧你是個聰明人。練就了渾身武藝。還愁沒飯吃嗎。列位看官。王小二有心要慫恿厲雄一同去做沒本錢的買賣。所以說的天花亂墜。可憐厲雄人窮志短。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給生活問題把命運支配了。深陷污泥。不克自拔。厲雄也是如此。他初出武家大門。臂如一匹白布。還沒落過染缸。兀是十分清白。

不道第一個便遇着了王小二把他一拉便賽似把那匹白布拉往青藍色的染缸裏浸了一下再掏出來時可就不是本來的顏色了這也是厲雄命裏所遭做書的可沒暇替他可惜話說得簡單些却說那厲雄從此便和王小二打成一片真個做起強盜來了直魯一帶民風强悍本來就羣盜如毛有本領的人一時間沒有出路便都落草爲寇也是希鬆平常的事情王小二因爲自己本領委實不濟同夥中不免瞧不起他今兒拉了個厲雄來入夥可替自己掙了不少的面子厲雄出去做買賣得了利市回來王小二免不了可以沾些油水兩個人那日子過的好不逍遙自在其時直魯一帶綠林中朋友組織了一個哥弟會章程定得很是嚴密連官府都不及他們公平一時間入會的人何止盈千累萬那分會也就遍於各省不但強盜便是保鏢的也都數前來入會因爲要是保着鏢在

路上出了岔子。只要拿出哥弟會的票布來多少。總留點面子給你。因此哥弟會便盛極一時。第二十回中說鄭天蔭和蓋世英去入哥弟會。便是這個緣故。題外之文去着不談。却說厲雄在哥弟會裏也占了很大的勢力。便獨樹一幟。和王小二倆帶了手下三四百名弟兄。另外占了一座山頭。做那打家劫舍的買賣。將方方五十里路以內。要算厲雄的兵力最雄厚了。到了年底。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堆滿了一屋角。便提出一部分來賞給手下的弟兄們。又殺豬宰牛。大排筵席。算是慰勞弟兄們一年的辛苦。大家雖然做了強盜。可是逢時遇節。也和人家的家庭中彷彿。免不了要多添幾色菜。大家吃喝一陣。年底是一年的總結。結束自然格外豐盛些。到了十二月二十幾裏。便整天的排開筵席。大家歡呼暢飲。那時候也就打破了頭領和小卒的界限。誰知厲雄執杯在手。偏偏不往嘴脣邊送。只略

略舉了一舉便放在桌子上。兩眼發直怔住了一言不發。旁邊王小二見了。忍不住便來探厲雄的口氣。咂嘴咂舌地說道。老弟。咱們的買賣今年總算不錯罷。最倒霉的要算那卸任的山東歷城縣。咧。他上京引見去。大小小的皮箱簡直就有百來口。打從咱們轄境裏走過。不是那一回你老弟自己出馬的嗎。造化了。咱們那些皮箱便給我們不費吹灰之力。一齊都搬上山來了。我們也曾仔細盤算過。今年一年的買賣要算那一躺最好……王小二說時。便暗暗地用眼光去偷瞧厲雄。瞧他在意不在意。誰知厲雄的眼在發怔。王小二的话竟一句都不曾聽進耳朵裏去。王小二兀是摸不着厲雄想的是甚麼心事。當下只得單刀直入地問道。老弟。山上的事業。既是這般興盛。你老弟又有甚麼不稱心的去處。却要這們不鑑不尬呢。厲雄見問。低着脖子長嘆一聲。却不曾開口說話。王小二無

奈只得又追問了一句道。輯弟畢竟爲甚麼愁說出來時。愚兄雖然不是梁山泊上的智多星。可是想出計較來。却還勉強過得去。老弟何不把心事和盤託將出來呢。厲雄見王小二問之不已。只得囁嚅些道。不瞞二哥說。小弟到了山上來。起居是舒服極了。可是有一層美中不足。便是因爲眼睛裏所瞧見的。全是些濃眉大眼的孩子們。耳朵聽見的。又不過是殺人放火的勾當。兒想當初。小弟在武家的時候。師傅的妻女。然又做出許多很精緻的糕餅來。給我們嚼吃。回想從前。真個是恍同夢寐。小弟悶悶不樂。便是爲了這個緣故。王小二笑道。這個值得甚麼。我們山上住的膩煩了。可以到大名城裏去頑。頑況且歲底年頭。大名城裏好生熱鬧。我們兩個趁除夕。混進城去。在粉頭家裏作樂幾時。老弟你瞧愚兄這計較。可好。厲雄也笑道。離了大名許久。回去走走也可以解些煩悶。只是不過我

一年內案如山。積怕到大名城裏去。發生危險。却不是頗的。王小二道。嘖嘖。你本領兒真高。膽兒可真小。我們做强盜。臉上須不曾掛得招牌。只要我們諸事識竅些。管教沒有危險。王小二說到這裏。又湊上來。俯着在厲雄耳朵上。說道。那邊愚兄還有個相好的粉頭。生得可真了。不得我們到他那裏去。我可以責成他們。替老弟挑一個最好的。雌兒來陪伴老弟。我們拚着在那裏娛他十天半個月。到元宵節再回山上來。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厲雄聽說那裏有粉頭。可頑自己是個生平不曾領略過綺羅香氣的魯男子。免不了心中別別的亂跳起來。列位讀者。厲雄心中這一動。却動的連脖子都和腦袋分家起來。欲知怎樣分家。且看下文。